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張永漸

西漢文紀卷三

明　梅鼎祚　編

宣帝

宣帝諱詢字次卿初名病已武帝曽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生史皇孫皇孫生宣帝號曰皇曽孫數歳遭巫蠱事收繫郡邸獄賴丙吉為廷尉監憐曽孫之無辜養護得全及昌邑王廢大將軍霍光迎立在位二十五年廟號中宗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益封霍光詔

本始元年正月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户車騎將軍光禄勲富平侯張安世萬户又詔封揚敞等子忠蔡義范明友韓增杜延年蘇昌王譚復陸屠耆堂夏侯勝等　注云功臣表有當塗侯魏不害而無平

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戸與故所食凡二萬戸

褒賞張安世詔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誼也車騎將軍光禄勲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戸功次大將軍光

封定策功臣詔

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前將軍龍頟侯增太僕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侯昌諫大夫宜春侯譚當塗侯平杜侯屠耆堂長信少府關内侯勝邑户各有差各有差亦敘事之辭非詔也封御史大夫廣明以下至德武食邑文苑併作詔文誤

議衛太子號謚詔本始元年六月詔有司議後八歲復議追尊立廟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

有司衛太子號謚園邑議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鄉

邪里聚為戾園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

有司復議

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議孝武廟樂詔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本始二年五月制詔丞相御史有司奏

請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
舞巡狩所至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
躬仁義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
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
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
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
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
應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

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本紀詔云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貸貧民詔本始四年正月

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

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地震詔本始四年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下詔素服避正殿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夏侯勝傳載詔經學之士作術士不逮作闕毋

有所諱止

復宗室屬籍詔地節元年六月

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絶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

追褒霍光復世詔地節三年三月光薨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是年上始親政事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

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封霍光兄孫雲詔地節三年三月

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

賜膠東相王成詔成為膠東相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三月下詔

後或云成偽增戶口以蒙顯賞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王成傳治有異等之效

賜鰥寡孤獨高年詔地節三年三月

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地節三年九月地震詔十月下詔

廼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罷屯兵詔地節三年十月 此别一詔漢書接前為一疑有脱誤

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舉孝弟行義詔地節三年十一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置廷平詔 宣帝自在閭閻知孝武以來酷吏擊斷百姓冤傷及即位廷史路温舒有尚德緩刑之疏乃深愍焉地節三年十二月下詔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黄霸等為廷平上常幸宣室齋居決事刑獄為平

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

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禄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免有喪徭事詔地節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首匿勿坐詔地節四年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誅霍氏詔 宣帝自在民間知霍氏久尊盛不善也光妻顯嘗使醫殺許后而立其女成君為后上微聞之盡易霍氏諸子婿官收印綬舉家憂恐遂謀廢天子而立禹事發雲山等自殺禹及顯諸女昆弟皆棄市地節四年七月下詔

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霍雲

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兾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等謀為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后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咸伏其辜諸為霍氏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

封誅霍氏有功詔

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

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減鹽賈詔 地節四年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郡國上繫囚詔 地節四年九月

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

稱令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嘉瑞赦賜詔 元康元年三月

廼者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凰來儀庶尹允諧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

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

博舉吏民詔 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蓺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赦天下詔 元康二年正月

書云文王作罰刑兹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二千石察官屬詔元康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

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赦觸諱詔 元康二年五月

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張賀置守家詔 賀為安世兄初幸於衛太子及太子敗賀下蠶室為掖庭令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廷賀拊循教令又為聘許妃恩甚密帝即位而賀已亡無子子安世

小男彭祖元康二年詔為賀置守冢戶明年詔封彭祖為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

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

封藩邸功臣詔元康三年三月

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禄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為列

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禄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追賜賀謚以下是敘事非詔文也　張安世傳封張彭祖詔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内侯彭祖為陽都侯

禁射鳥詔元康三年六月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

揚州刺史黄霸為潁川太守詔霸舉賢良擢揚州刺史後三歲

下詔頴川治復為天下第一

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頴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耆老勿坐繫詔 元康四年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 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

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

案此皆敘事文苑連上為詔誤刑法志亦載惟作念夫衰微作既衰天命作年命

神爵見賜吏民詔

（元康四年三月）

乃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於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

報張安世歸侯詔

（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印乞骸骨詔報安世彊起

視事至秋薨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後詔 元康四年八月

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

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親祠上帝詔初霍光輔政上共己非宗廟之祀不出元康四年下詔明年春始幸甘泉郊見泰畤幸河東祠后土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改元神爵詔神爵元年三月

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

嘉穀玄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産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詔文似元年止

免朝二年詔神爵元年六月時遣趙充國辛武賢等擊西羌

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
當朝二年者皆毋朝
賜故大司農朱邑子詔神爵元年秋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
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
斤以奉其祭祀
祠江海詔神爵元年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
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

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鳳凰見赦天下詔神爵二年三月

乃者正月乙丑鳳凰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

封鄭吉為安遠侯詔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上嘉其功神爵二年下詔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

為安遠侯食邑千戸

益吏百石以下禄奉詔（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嘉瑞赦天下詔（神爵四年二月）

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脩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翺翔集止于旁齊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

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饗海内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戸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潁川太守黄霸賜秩詔神爵四年四月傳作元康四年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因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

爵及帛少孫史記補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黄金百斤

寛苛禁詔五鳳二年八月

夫昏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㑹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嘉瑞勗公卿大夫詔五鳳三年三月

往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安匈奴虛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亂單于閼氏子孫昆弟及呼遬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齊

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燿齋宮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兹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勗焉

日食詔五鳳四年四月晦日有蝕之

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一十四人循行天

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二年赦天下詔 甘露二年正月

迺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旁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鳳凰集新蔡詔 甘露三年二月

迺者鳳凰集新蔡郡烏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

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

察計簿詔 黄龍元年二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寛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姧邪為寛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

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吏六百石不得舉廉詔黃龍元年四月

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

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元康二年 昌邑王賀廢國除為山陽郡宣帝

即位心内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賜山陽太守
敞璽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
上知賀不足忌詔封海昏侯金安世上書言
賀不宜奉宗廟朝聘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
揚州刺史柯奏賀與孫萬世私語有司請逮
捕制曰削三千戶薨後豫章太守廖奏不宜
立後
國除

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

張敞條奏昌邑王賀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
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

買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别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迴宫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鋭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珮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閲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閲至子女持轡故王

跪曰持辔毋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

不見仁義如此

封昌邑王為海昏侯詔元康三年三月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

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

揚州刺史柯奏

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

豫章太守廖奏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絶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

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

嫁母不制服詔 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為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為父殁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

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明子無出之義玄成議是也 見漢石渠議

賜陳遂璽書 遂字子長杜陵人帝微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遂及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賜遂璽書遂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並漢書　博進漢紀作遂博負　君寧遂妻名

蔣滿父子拜爵詔漢雜事曰蔣滿為上黨太守長子萬為北地都尉次子輔為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為二千石者十三人俱引見萬却退不敢與父並詔遣問謁者曰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即下詔父子同日拜於前上甚嘉之

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為淮陽王相誨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為弘農太守

報丙吉宣帝本史皇孫子戾太子之孫坐巫蠱事雖在襁褓猶收繫郡邸獄吉為治獄視遇甚有恩及帝躬親政封吉博陽侯吉上書固辭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之

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使尚書令召問丞相黃霸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時為丞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令召問霸免冠謝罪

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

隱使獄亡寃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髙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

廢霍后策后為大將軍光女母顯毒殺許后得入立為后及顯與諸子壻謀反伏誅賜后策廢處昭臺宮自殺

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

仙掌鼎銘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五尺擬承甘露三足小篆書其文

曰

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 鼎錄

元帝 諱奭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多材藝好史書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而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遣使循行天下詔 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

失業臨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民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内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關東免租詔初元元年四月

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

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非詔文也丈苑併誤

水災詔 初元元年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下詔

間者隂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議律令詔 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請刪定律令未及修政元帝初立下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

宣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减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地震詔初元二年三月

葢聞賢聖在位隂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

驚朕師治大有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
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
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
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
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翼奉傳載詔云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
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於公侯
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
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
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
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

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憯怛於心已詔吏虚倉廩開府藏振捄貧民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

地震水災詔 初元二年六月關東飢齊地人相食七月下詔

嵗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虚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條責丞相御史大夫詔元帝初即位關東連災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大臣時于定國為丞相上數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　案此與二年六月詔語意多同必一詔而紀傳詳畧各異

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于闕庭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藏相振救賜

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蕭望之賜爵詔 初元二年冬十二月詔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

火災赦詔 初元三年四月茂陵白鶴館災

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以寤焉百

姓仍遭凶阸無以相振加以煩擾虖苛吏拘牽虖微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

罷甘泉建章宮衛詔 初元三年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

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星變詔初元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參

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癏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廼者關東連遭災害饑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乗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

永光元年赦貸詔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畆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非詔文苑併誤

復責丞相御史詔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之定國惶

恐上書自劾歸侯乞骸骨上報稱篤固

辭是年十一月乃賜金車馬罷就第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

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謬至是欲

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

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毋有所

諱

報于定國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録於君能無過者其

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强食慎疾

永光二年赦天下詔二月

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獲

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揜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

日蝕舉士詔 永光二年三月朔日有蝕之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

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乃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又赦天下詔永光二年六月

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無成功困于饑饉亡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地動雨水詔 永光三年十一月

乃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

永光四年赦天下詔 二月

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婁遭凶咎加以邊境不安師旅在外賦斂轉輸元元騷動窮困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

日蝕求直言詔 永光四年六月晦日有蝕之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説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議罷郡國廟詔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毁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七十人奏可是年九月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議立四廟玄成等復奏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許嘉等以文帝宜為太宗

廷尉忠以武帝宜為世宗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非禮宜毀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復正禮儀玄成等復奏太上孝惠廟親盡宜毀又議者以為諸寢園祀宜勿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祀宜勿復修奏可　此一時事其後毀復詳匡衡何武彭宣劉歆文奏

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

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

奏議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

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議立四親廟詔

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

大夫博士議

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毁毁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毁

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髙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議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

廷尉忠議

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

諫大夫尹更始等議

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

議宣景皇考廟詔永光五年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内揺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向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

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

韋玄成等奏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

四時祭廟議

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

韋玄成文昭太后寢園奏 永光六年奏可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

復修

申明孝武廟制 初元帝定迭毀禮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文廟親未盡故未毀建昭三年乃復下制申明之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哀帝時何武等雜議用劉歆言勿毀

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

初陵勿置縣邑詔 永光四年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

墳墓破業失産親戚别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埀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揺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遣使循行舉士詔建昭四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間者隂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

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將相九卿其帥意毋怠使朕獲覩教化之流焉

建昭五年赦天下詔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解怠德薄明暗教化淺微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

申敕勞農詔建昭五年三月

方春農桑興百姓勠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改元竟寧詔元年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下詔改元

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虖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

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

孔霸奉夫子祀詔 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霸還長安子福奉祀霸光父也

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

封甘延壽陳湯詔 建昭五年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當論功石顯匡衡以為矯制生事不宜封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衆議久不決及宗正劉向疏論竟寧元年乃議封延壽義成侯湯關內侯詳後

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去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

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張譚為御史大夫詔竟寧元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馮野王上使尚書選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跡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宇宣帝第四子甘露二年封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

姦犯法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求守杜
陵園上遣大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敕諭之
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宇
慙懼詔書又敕其傅相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

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

又賜王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

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寛忍以貰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又敕東平王宇傅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

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賜諸葛豐書 豐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帝使尚書令堯賜書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

免諸葛豐詔 豐為司隸校尉春夏繫治人朝言其短徙城門校尉上書告周堪張

猛上不直豐

制詔御史

城門校尉豐與前光祿勲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隷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内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毁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

左遷周堪張猛詔 蕭望之為弘恭石顯所陷害也上甚悼恨之乃擢堪為光

禄勲猛為光禄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是歳永光元年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會諸葛豐言堪猛短上怒免豐亦左遷堪等

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徵拜周堪詔

堪等左遷後三歳孝宣廟闕災其晦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因下詔徵堪為光禄大夫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堪尋瘖卒恭顯譖猛自殺

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

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説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

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勞馮奉世璽書 永光二年秋奉世以右將軍討羌虜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帝大為發兵六萬餘拜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馮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帝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兵至並進羌虜大破乃詔封關内侯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

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

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賜馮奉世爵關内侯詔　永光三年

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絶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禄勲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内侯食邑五百

戸黄金六十斤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冦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能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諭嘉單于

並漢書

西漢文紀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張永浙

西漢文紀卷四

明 梅鼎祚 編

成帝諱驁元帝太子方元帝在東宮時生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在位二十六年帝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博覽古今公卿奉職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哀平短祚莽遂篡

火災赦天下詔建始元年正月曽祖悼考廟災二月下詔

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於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太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

得自新

郊赦詔 建始二年正月罷雍五畤上始郊祀長安南郊

迺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訛言遣使循行天下詔 建始三年九月

迺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

元寃失職者衆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災異求直言詔建始三年十二月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下詔

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異婁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改元河平賜王延世爵詔 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鳴犢口而屯氏河絶成帝初都尉馮逡奏浚屯氏河塞鳴犢口穿直渠行視者以用度方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歳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下而塞之三十六日河隄成建始五年三月下詔改元賜延世爵

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于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禄

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

日蝕詔 河平元年四月晦日有蝕之大赦天下

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傳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百僚各脩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陳朕過失無有所諱

恤刑詔 河平中詔時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毛舉塞責是以

大議不立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絶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順四時月令詔 陽朔二年春寒下詔

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舉博士詔 陽朔二年九月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勸農詔陽朔四年正月

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强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其勗之哉

舉寃獄詔 鴻嘉元年二月

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寃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絶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寃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

舉直言詔 鴻嘉二年春

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饑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迺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郡國災異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永始二年二月日蝕詔二月晦

迺者龍見於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朕甚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

振贍關東詔永始二年二月

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

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罷昌陵封王閎淳于長詔初作初陵解萬年與陳湯謀欲營起邑居成大功湯上書為言果起昌陵邑萬年詭言三年可成羣臣多言不便永始元年七月詔罷之而長為太后姊子嘗傳語立趙皇后上德之因昌陵罷以為功二年十二月詔封焉尋封定陵侯詳後

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歛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

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閣章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與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侯黄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淳于長傳詔用此數語

永始三年正月日蝕詔正月晦

天災仍重朕甚懼焉惟民之失職臨遣太中大夫嘉等

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地震火災詔永始四年六月

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申敕禮制詔永始四年六月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

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星變詔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下詔

迺者日蝕星隕謫見於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見於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詔綏和元年二月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

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戸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大苑併作詔大誤

封孔吉為殷後詔綏和元年二月

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絶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侯

復東平王宇削地詔宇宣帝子元帝崩王侍喪不以禮又私殺幸姬朐臑有司奏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成帝詔有司復之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禮楚王囂詔囂宣帝子初封定陶王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

詔

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孅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於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朂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戸四千三百封其子勲爲廣戚侯

王尊加秩賜金詔尊遷東郡太守建始四年河水溢浸瓠子金隄尊止宿隄上水盛隄壞終不去吏民壯之上於是制詔御史

東郡河水甚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黄金二十斤

封丙吉孫昌爲博陽侯詔成帝時修廢功以丙吉舊恩猶重鴻嘉元年制詔御史

蓋聞褒功德繼絶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内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

馮參以列侯奉朝請詔 參奉世少子妹為元帝昭儀生中山孝王綏和中封舅參為宜鄉侯王薨時奏願貶參爵以關内侯留長安上憐之下詔

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内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

還廢后許氏親屬詔 帝後宮多新愛而后寵益衰又為王鳳所不佑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詛事覺誅死后坐廢親屬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後九年上憐閔之下詔

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於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

許嘉免就朝位策 帝初即位以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后父車騎將軍

許嘉並輔政久之上欲專委任鳳廼策嘉

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絫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就朝位

王音封安陽侯詔

音為鳳從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自以從舅越次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下詔

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

賜王音策上幸成都侯王商第見穿長安城引灃水注第中意恨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根第見園中土山漸臺似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尚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又賜音策書音等籍槀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封史丹詔上為太子時丹為駙馬都尉詔護太子元帝愛定陶共王有材埶幾欲立頻丹力爭太子獲安及即位丹歷遷左將軍鴻嘉元年詔封

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中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賜史丹策丹為左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禄勳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免丞相薛宣冊時廣漢郡盗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克卭成太后喪吏賦

欽趣辦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永始二年免宣

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横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

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馬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報張禹禹與帝舅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欲退避鳳帝報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皇恐復起視事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

報匡衡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即位衡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舊惡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爲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徙衡上疏謝罪因稱病上丞相樂安侯印帝報之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

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報翟方進　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之乃起視事

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

賜讓丞相翟方進冊　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方進憂之會郎賁麗善為星

言大臣宜當之上召見方進歸未引決遂賜册即日自殺

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饑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

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恠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

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並漢書

賜趙飛燕婕妤書太平御覽作元帝誤外戚傳飛燕外傳並無蒙譴之事

問飛燕趙婕妤夫上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鐘于宫聲聞于外猶此言之真偽之效難以期矣夫君子貴素丈足通慇勤而已亦何必華辭哉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相過望前數以言色不平應對舒遲為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

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姊弟尊幸哉今過蒙譴獨謂老親兩弟何婦人集　按漢書成帝將立飛燕為后封后父臨為成陽侯哀帝既立尊為皇太后弟侍中欽為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其後欽與兄子成陽侯訢廢為庶人

報烏珠留若提單于囊知牙斯中郎將夏侯藩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王根以上意曉藩求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者匈奴不欲予藩還為太原太守單于以藩求地狀聞詔報之

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

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並漢書

匈奴平鼎銘 成帝綏和元年匈奴平鑄一鼎高五尺六寸八分書三尺其文曰

冠盜平黃河清 鼎錄

哀帝 諱欣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康子也成帝無嗣立為皇太子在位六年帝文辭博敏雅欲彊主威以則武宣而見脅傅太后過寵董賢痿疾寖劇饗國不永遂成王莽之篡

謝成帝立為皇太子書 哀帝初嗣為定陶王以成帝元延四年與帝少弟中山王來朝時帝亡嗣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王根皆勸以為嗣明年徵王立為皇太子上書謝天子報聞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

王奉恭王祀所以奬厲太子專為後之誼

臣幸得繼父守藩為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寛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

尊祖母定陶太后母丁姬詔綏和二年五月是年四月即位

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罷樂府官詔是時鄭聲猶甚黄門名倡富顯於世五侯外戚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綏和二年六月下詔丞相孔光等奏可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别屬他官紀載詔云鄭聲淫而亂樂聖王所放其罷樂府

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條奏樂府官

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

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

十三人緩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其七十人可罷

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

益封河間王良詔良為德六世孫修獻王之行母太后甍服喪如禮綏和二年六月下詔襃揚

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禁限奢淫詔綏和二年六月有司條奏以聞

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

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

有司條奏

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内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

水災免租詔 綏和二年六月

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比地動迺者河南頴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禄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舉賢詔 建平元年二月

葢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

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尊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詔建平二年四月後更號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

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立恭皇廟於京師

丁太后陵園詔建平二年六月帝太后丁氏崩下詔遂葬定陶

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

改元太初詔

重平夏賀良等受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𣂢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而司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亦以通災異得幸尋為白賀良等待詔黄門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得道不行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時哀帝久疾遂從賀良等議制詔丞相御史月餘上疾自若賀良

等復欲妄變政事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光尋輔政因詔下賀良等吏當罔上不道伏誅光尋徙敦煌郡

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

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紀用漢興以下為詔受天之元命作基事之元命太初元年作太初元將元年

罪夏賀良等詔

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

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以下為詔紀節待詔

日蝕求言詔元壽元年正月

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宿夜憂勞未皇寧息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婁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埶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迺正

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益封王根等三侯詔

根代商為大司馬輔政五歲罷就第薦莽自代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丁傅之屬乃下詔帝知王氏驕盛以初立故外優之

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

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

起王莽詔　莽成帝末輔政歲餘哀帝即位太皇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莽

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

益封王莽詔莽以徵傅太后坐恇見忤乞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

寵賜詔

益封

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

封傅商詔上欲封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太后大怒建平四年二月詔封

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於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前追號皇太太

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悼焉侍中光禄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産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

左遷母將隆制詔傅太后使謁者賤買諸官婢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為執金吾初以諫賜董賢等武庫兵忤旨至是奏請更平直元壽元年制詔御史大夫

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宫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

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

封董賢等列侯詔侍中董賢以美麗為哀帝愛幸會息夫躬孫寵告東平王雲祝詛謀弑逆上於是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丞相王嘉御史大夫賈延諫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且切責公卿

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絶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内侍案脉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

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頼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禄大夫躬為宜陵侯

董賢為大司馬詔 元壽二年十二月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為威可不慎與

免傅喜詔 傅太后稱尊號丞相孔光持異議坐免元壽元年太后薨光復為丞相上

知前免非其罪以過羣臣之毀短光者遂免喜

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譖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喜傾覆巧偽挾奸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喜為庶人歸故郡

孫寵息夫躬免官詔 躬與北鄉侯傅晏同郡以為援故汝南太守長安孫

寵亦以游説顯與躬結告中山王雲祝詛事並封侯傾覆邪佞丞相御史奏躬皋過元帝

下詔免官躬後坐祝詛逮問死哀帝崩有司奏徙寵等合浦郡

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諼之策欲以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

有司奏徙孫寵等奏（寵與息夫躬中郎右師譚共謀告中山王雲祝詛上雲及后並坐誅）

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

免大司馬傅喜策（哀帝祖母傅太后欲稱尊號喜雖為太后從父弟與丞相

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太后怒上先免師丹數月遂策免喜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

遣歸

國

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

傅太后詔

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

奉朝請其遣就國

免左將軍彭宣策哀帝即位宣徙左將軍上欲丁傅處爪牙官建平二年三月乃策免宣

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絶非國之制使光禄大夫曼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内侯歸家

免丞相孔光策哀帝初為定陶王嗣成帝及即位傅太后稱尊號光並持異議於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共譖光建平二年四月策免光太后崩光復為丞相上以過短

毀光者詔
免傅嘉

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内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

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左遷御史大夫王崇策崇為諫大夫吉之孫御史大夫駿之子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時成帝舅安成侯夫人放坐祝詛下獄崇以放為外家昏奏封事捄放哀帝以為不忠誠九月詔左遷大司農

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

間所繇反懷詐諼之辭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

免大司馬丁明冊賢以告東平王事封高安侯丞相王嘉數以賢爲亂國制度坐事死而哀帝舅丁明爲大司馬亦頗害賢寵及嘉死甚憐之上恨明元壽二年八月遂策免而冊賢代爲大司馬衛尉

前東平王雲會欲上位祠祭呪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秘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

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咸立義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益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

弒君朕閔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

免御史大夫何武策武有後母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元壽二年策後五歲復徵為御史大夫

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蕭育為南郡太守策 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入殿中受策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

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于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

報丞相平當 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勲御史大夫至丞相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上報之後月餘卒

朕選于衆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

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

乞骸骨歸朕闗内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

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

平帝 諱衎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哀帝崩無嗣迎立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在位五年莽毒殺之而立孺子嬰遂簒國為新西漢亡

赦令詔 元壽二年九月即位下詔

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已全其

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

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歴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才之義諸有臧及内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更名告廟詔 平帝本名箕子元始二年春改名衎下詔

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使太師光奉太

牢告祠高廟

禁繫婦女老幼詔 元始四年正月

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搆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定著令

立宗師詔元始五年春十二月帝崩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歳宜以禮斂加元服

葢聞帝皇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為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

教訓馬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疋文苑誤連載和劉歆一段為詔原不相蒙

大司徒敕上計郡國守長史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為大司徒郡國守長史上計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記室掾史一人大音讀敕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

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今日公卿以下務飾儉恪奢侈過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諭以法養視疾病致醫務治之詔書無飾厨養至今未變又吏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察不改者長吏門官寺鄉亭漏敗墻垣阤壞不治無辨護者不勝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聽十年更名

御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漢舊儀

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

恩被化守長吏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為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殘民貪汙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

漢剛卯銘 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

剛卯其一銘曰疾日嚴卯王莽篡位禁用剛卯金刀以劉為卯金刀也後漢輿服志云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亦有差各如其印凡六十六 許氏說文毅改大剛帛以逐鬼也玉篇毅改剛卯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毅改大開堅也毅改者佩印也剛者強也以卯日作故曰剛卯

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白青黃四色足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疾日嚴卯帝令夔龍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

舩既方庶疲剛瘅莫我敢當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文紀卷四